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9 册 No. 0270

大法鼓经 2 卷

[卷上](#) [卷下](#)

No. 270

大法鼓经卷上

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陀罗译

如是我闻：

一时佛住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俱，复有百千大菩萨众，复有众多天、龙、夜叉、健闼婆众，复有百千诸优婆塞、优婆夷众，复有娑婆世界主、梵天王、及天帝释、四天王众，复有十方世界无量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诸菩萨俱。

尔时，如来于彼四众说如是法：「有有则有苦乐、无有则无苦乐，是故离苦乐则是涅槃第一之乐。」

彼五百声闻比丘——一切皆是阿罗汉，诸漏已尽，无复烦恼；心得自在，譬如大龙，心得好解脱慧、得好解脱；所作已办，已舍重担；逮得己利，尽诸有结，正智心解脱——得一切心自在第一波罗蜜。有无量学人皆得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果。有成就有漏法无量比丘众、有成就无量阿僧祇功德菩萨摩訶萨徒十方来，算数譬喻所不能及，亦非一切声闻缘觉之所能知。除文殊师利菩萨，及大力菩萨、观世音菩萨、弥勒菩萨摩訶萨，如是上首菩萨摩訶萨，无量阿僧祇众，譬如大地所生草木，从诸方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，不可称数。

复有差摩比丘尼与比丘尼众俱、毘舍佉鹿子母、及末利夫人，各与无量眷属俱；须达长者、与诸优婆塞俱。

尔时，世尊于大众中说有非有法门。

[\[目录\]](#)

尔时，波斯匿王从卧而起，作是思惟：「我今应往至世尊所。」念已即行，击鼓吹贝，往诣佛所。

尔时，世尊知而故问：「阿难！以何等故，有鼓贝声？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波斯匿王来诣佛所，是其击鼓吹贝之声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汝今亦应击大法鼓，我今当说大法鼓经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是大法鼓经名，我未曾闻。以何等故，名大法鼓经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汝何由知？是诸来会大菩萨等悉不能知此大法鼓经六字名号，何况于汝而得闻知？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未曾有也。此法名号真实难知。」

「如是，阿难！实尔不异。阿难！此大法鼓经，世间希有，如优昙钵华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非一切诸佛有此法耶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三世诸佛悉有此法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若然者，彼诸菩萨人中之雄，何故悉来普集于此？彼诸如来何故自于其国不演说耶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如有一阿练比丘隐居山窟。至时入村，方欲乞食，道见人兽诸杂死尸。见已生厌，断食而还：『呜呼苦哉！吾亦当然。』彼于异时，心得快乐，作是思惟：『我当更往观察死尸，令增厌离。』复向聚落求见死尸，修不净想。见已观察，得阿罗汉果。

「如是他方诸佛不说无常苦空不净。所以者何？诸佛国土法应如是。彼诸如来为诸菩萨作如是说：『奇哉难行！释迦牟尼世尊于五浊国土出兴于世，为苦恼众生种种方便说大法鼓经。是故，诸善男子当如是学。』彼诸菩萨咸欲见我，恭敬礼拜，故来会此。既来会已，或得初住、乃至十住。是故，大法鼓经甚难值遇；是故，十方大菩萨众为闻法故普皆来集。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善哉善哉！一切善来，彼悉得此难得经法。」

佛告阿难：「如是深经，非一切共。是故不应说言：『一切善来。』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何故彼非一切善来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此经典者，是诸如来秘密法藏，甚深微妙，难解难信。是故，阿难！不应说言：『一切善来。』」

阿难白佛言：「非如波斯匿王临阵鬪时击大战鼓，其闻声者一切箭落耶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波斯匿王击鼓战时，非彼一切闻鼓声喜。有怯弱者，闻而恐怖，若死近死。如是，阿难！此大法鼓经名，是二乘之人不信法门。」

「是故，阿难！譬如彼王至鬪战时击王大鼓；此大法鼓——诸佛秘密——佛出世时，尔乃演说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大迦叶：「此诸比丘清净统一，真实强力离诸糟糠，堪任闻此大法鼓经不？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若有比丘犯戒违律，是大目连之所呵责。有如是比，我不同行，况复世尊？今此会众，如栴檀林，清净统一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今此会众虽复一切清净统一，然于隐覆之说有不善解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云何名为隐覆之说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隐覆说者，谓言如来毕竟涅槃，而实如来常住不灭，般涅槃者非毁坏法。此修多罗离覆清净，明显音声，百千因缘，分别开示。是故，迦叶！当更观察此诸大众。」

时大迦叶即复观察彼诸来者云何而来。时刹那顷，下信众生、及声闻缘觉、初业菩萨自惟不堪，生退舍心。譬如王家力士众中，有名千力士者，从座而起，击鼓唱言：「谁能堪任与我鬪力？」其不堪者，默然而住，心自念言：「我不堪任与彼鬪力，或能伤损以致失命。」于彼众中无敢敌者，乃名勇健难伏力士，建大胜幡。如是下劣众生、及声闻缘觉、初业菩萨作是念言：「我不堪任听受，如来已般涅槃，而复说言常住不灭。于大众中闻所未闻。」从坐而去。所以者何？彼人长夜于般涅槃修习空见，闻离隐覆清净经故，从坐而去。

彼十方来声闻、缘觉、初业菩萨——百千万亿阿僧祇分——余一分住，谓彼菩萨摩诃萨信解法身常住不变者，尔乃安住受持一切如来藏经，亦能解说安慰世间解知一切隐覆之说。善观一切了义不了义经，悉能降伏毁禁众生，尊敬承顺清净有德，于摩诃衍得大净信，不于二乘起奇特想。除如是等方广大经，不说余经，唯说如来常住及有如来藏，而不舍空，亦非身见空，空彼一切有为自性。

佛告迦叶：「汝更问大众：『咸欲得闻此大法鼓方广一乘，所谓大乘难信经不？』如是至三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善哉，世尊！」

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顶礼佛足。右遶三匝已，告诸大众：「咸欲闻此大法鼓经不？如来今当普为汝等演说一乘——所谓大乘，过一切声闻缘觉境界。」如是三说，彼悉答言：「愿乐欲闻。唯大迦叶！我等悉为闻法故来。善哉哀愍，当为我说大法鼓经。」

迦叶复言：「汝等云何信？」

彼即答言：「譬如士夫年甫二十有百岁子。若佛如是说者，我等亦当如是随信。况说正法而不信受？所以者何？如来如说而行。如来净眼圆照无阂，以佛眼观知我等心。」

迦叶叹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诸贤汝等！堪任听大法鼓经，若持若说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譬如士夫年甫二十有百岁子，大法鼓经亦复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如来涅槃而复常住，一切无我而复说我。」

彼即白言：「唯佛能知。如世尊所说，我等如是受持。」

迦叶白佛：「唯愿世尊说大法鼓经、击大法鼓、吹大法蠡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迦叶！汝今听说大法鼓经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唯然受教。何以故？是我境界故。是故如来大见敬待。云何为敬？曾告我言：『汝来共坐。』以是因缘，我应知恩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，迦叶！以是义故，我敬待汝。迦叶！譬如波斯匿王善养四兵，若鬪战时，击大战鼓、吹大战蠡，对敌坚住。缘斯恩养，战无遗力，能胜怨敌，国境安宁。如是，比丘！我般涅槃后，摩诃迦叶当护持此大法鼓经。以是义故，我分半坐。是故彼当行我所行，于我灭后，堪任广宣大法鼓经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我是世尊口生长子。」

佛告比丘：「譬如波斯匿王教诸王子学诸明处，彼于后世堪绍王种。如是，比丘！于我灭后，迦叶比丘护持此经亦复如是。」

「复次，迦叶！如波斯匿王多与诸王共为怨敌，更相攻伐。于彼彼时，其诸战士——象马车步四种兵众——闻大鼓声，心不恐怖，坚持甲仗。时王恩恤，多所赐赉。及当战时，加赐珍宝及以城邑。若能克敌，冠以素缯，封以为王。如是，迦叶！我诸声闻、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如戒随学波罗提木叉成就，善住律仪，如来则与人天安乐。其有大功降四魔者，以四真谛解脱素缯，而冠其首。若有增上信解、求佛藏大我常住法身者，如来尔时以萨婆若水而灌其顶，以大乘素缯而冠其首。大迦叶！我今亦复如是，以大乘素缯用冠汝首，汝于未来无量佛所当护持此经。迦叶当知，汝于我灭后堪任护持如是经典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当如尊教。」

复白佛言：「我从今日及灭度后，常当护持、广说此经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今当为汝说大法鼓经。」

时虚空中诸天龙众同声叹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迦叶！今日诸天大雨天华、诸龙王众雨甘露水及细末香，安慰悦乐一切众生，应为世尊之所建立为法长子。」

时天龙众同声说偈：

「王于舍卫城， 伐鼓吹战蠡；
法王祇洹林， 击于大法鼓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汝今当以问难之桴击大法鼓，如来法王当为汝说，天中之天当决汝疑。」

尔时，世尊告大迦叶：「有比丘名信大方广，若有四众闻其名者，贪恚痴箭悉皆拔出。所以者何？迦叶！譬如波斯匿王有耆婆子，名曰上药。若波斯匿王与敌国战时，告上药言：『汝今速持能为众生拔箭药来。』尔时上药即持消毒药，王以涂战鼓，若涂、若熏、若打。若彼众生被毒箭者，闻其鼓声，若一由旬、若二由旬，箭悉拔出。如是，迦叶！若有闻信方广比丘名者，贪恚痴箭悉皆拔出。所以者何？彼因此经增广正法，以彼现法成就故，得此大果。大迦叶！汝当观彼无心凡鼓，以无心药，若涂、若熏、若打，有如是力，饶益众生；况复闻彼菩萨摩訶萨信方广比丘名，而不能除众生三毒？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若闻菩萨名者，能除众生三种毒箭，况称世尊名号功德、言南无释迦牟尼？若称叹释迦牟尼名号功德，能拔众生三种毒箭，况复闻此大法鼓经，安慰演说若偈若句？况复广说，而不能拔三种毒箭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如我先说，净戒比丘随心所欲，以本愿故。一切诸佛皆有是法，所谓不作不起不灭大法鼓经。是故，迦叶！汝于来世亦当如我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四众闻汝名者，三种毒箭悉得拔出。是故，迦叶！汝今当问大法鼓经，于我灭后，久于世间护持宣布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善哉，世尊！今当为我说大法鼓经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汝于大法鼓经应少咨问。」

尔时迦叶即白佛言：「善哉，世尊！当请所疑。如世尊所说，若有有则有苦乐、无有则无苦乐，此有何义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若无有者，谓般涅槃第一之乐，是故离苦乐得般涅槃第一之乐。若苦、若乐，彼则是有。若无有者，则无苦乐。是故欲得般涅槃者，当求断有。」

尔时世尊欲重宣此义，而说偈言：

「一切有无常， 亦无不变异，
 彼有有苦乐， 无有无苦乐。
 不为无苦乐， 为则有苦乐，

莫乐诸有为， 亦勿更习近。
若人得安乐， 还复坠于苦；
若不到涅槃， 不住安乐处。」

尔时迦叶以偈答言：

「众生不为有， 涅槃第一乐，
彼则名字乐， 无有受乐者。」

尔时世尊复说偈言：

「常解脱非名， 妙色湛然住，
非声闻缘觉、 菩萨之境界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言色而复常住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今当说譬。譬如士夫从南方摩头逻来。有人问彼：『汝从何来？』士夫答言：『从摩头逻来。』即复问言：『摩头逻为在何方？』时彼士夫即指南方。迦叶！非为彼人于此得信耶？所以者何？以是士夫自见彼来故。如是，迦叶！以我见故，汝当信我。」

尔时世尊即说偈言：

「譬如有士夫， 以手指虚空，
我今亦如是， 名字说解脱。
譬如彼士夫， 远自南方来，
今我亦如是， 从彼涅槃出。」

「然彼，迦叶！若见义者，则不须因缘；若不见义，则须因缘。如是，迦叶！诸佛世尊常以无量因缘显示解脱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云何为因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因者是事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云何为缘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缘者是依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愿更显示，其譬云何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如由父母而生其子，母则是因，父则是缘。是故，父母因缘生子。如是说因缘生法，是名为成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成者有何义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成者，世间成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云何世间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众生和合施設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云何众生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法集施設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云何为法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非法亦法，法亦非法。法者复有二种。何等为二？有为及无为、色及非色，更无第三法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法何像类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法者，非色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非法何类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非法者，亦非色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若法、非法非色无相，云何是法？云何非法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法者是涅槃，非法者是有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若法、非法非色无相者，彼慧者云何知？何所知？何故知彼相耶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众生生生死中，习种种福德，清净善根，是其正行。若彼行如是法，一切净相生；若行此法者，是法众生。众生生生死中，行种种非福恶

不善业。若彼行如非法，一切恶不净相生；若行此非法者，是非法众生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众生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众生者，四界摄施設，谓内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，及入处五根，乃至十三缘起支(《无尽意经》中云：『从不正思惟生无明。』故十三支)，受、想、思，心意识——是名众生法。迦叶当知，是名一切法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是中何等法是众生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是中非一法名为众生。所以者何？迦叶！譬如波斯匿王鼓，何等为鼓？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所言鼓者，皮、木、及桴，此三法和合，是名为鼓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如是和合施設，名为众生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声鼓者，非鼓耶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离声鼓者，鼓亦有声，以风动故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鼓者，为是法、为是非法耶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鼓者，非法非非法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名为何等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非法非非法者，名为无记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有无记法者，世间应有三法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无记相者，如非男、非女。非男、非女，名为不男，彼亦如是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如世尊说，父母和合而生其子。若父母无众生种子者，不为父母因缘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彼无众生种子者，名为涅槃。大常不男，亦复如是。所以者何？譬如波斯匿王与敌国战时，彼诸战士，食丈夫禄。不勇猛者，不名丈夫。如是，无众生种子者，不名父母。常不男者，亦复如是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善法、不善法、无记法，何者善法？何者不善法？何者无记法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乐受是善法、苦受是不善法、不苦不乐受是无记法，此三法众生常触。乐受者，谓天人五欲功德。苦受者，谓地狱、畜生、饿鬼、阿修罗。不苦不乐受者，谓白癩等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此则不然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从乐生苦、从苦生苦，彼为无记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其譬如何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因食生病，食则是乐、病则是苦。彼白癩等，名为无记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若苦乐名无记者，父、母、子亦无记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此则不然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其譬如何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如非想非非想等天，乃至无想，则恒住于法；善亦如是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佛所说，受、想是众生。是故，非想非非想处，应非众生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彼有行分。我说此众生法者，除无想天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众生为是色、为非色耶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众生亦非色、亦非非色，然成就彼法名为众生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若如是，非众生成就法，更有异众生者，不应有无色天。若然者，无二法：世间色及无色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法亦非色，非法亦非色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云何为法与解脱俱？为非法与解脱俱？无色天亦有解脱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不然，唯有为法、无为法。是故，无色天是有为数，解脱是无为，无色天有色性耳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有为是色，非色是无为。无色天有色者，是佛境界，非我等境界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善哉，善哉！是我境界，非汝等境界。如是诸佛世尊到解脱者，彼悉有色，解脱亦有色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云何无色天？天处所作汝知不？迦叶！云何有色天？名无色数不？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非我等境界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如是，诸佛世尊到解脱者皆有色，汝当观察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如是得解脱者，复应受苦乐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如有病众生，服药离病已，还复病耶？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若有业者，则必有病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无业者，彼有病耶？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迦叶：「如是，离苦乐是解脱。当知苦乐是病，如丈夫是得涅槃者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若离苦乐是解脱者，无业病尽耶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世间乐者，彼则是苦。于彼出离，如是业尽得解脱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不复终尽耶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譬虚空如海，虚空如海耶？虚空无譬，解脱无譬亦复如是。如无色天有色而不可知，亦不可知似此似彼。如是住、如是游戏，非是声闻缘觉境界；解脱亦如是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一切众生谁之所作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众生自作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此义云何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作福者佛，作恶者众生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最初众生谁之所作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非想非非想等无色天，谁之所作？云何活？云何住？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于彼诸业所不能知，然唯业作。如是，众生生死黑及涅盘白，谁之所作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业之所作，业起无量法，善起无量法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何者业起？何者善起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业起者有，善起者解脱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无生处云何善起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如如不异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若善起者，云何到无生处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行善业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谁之所教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无始佛教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一切无始，佛谁化？谁教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无始者，非一切声闻缘觉思量所知。若有士夫出于世间，智慧多闻如舍利弗，长夜思惟终不能知。佛之无始谁最为先，乃至涅槃、中间，亦不能知。复次，迦叶！如大目连以神通力求最初佛世界，无始终不能得。如是一切声闻缘觉、十地菩萨——如弥勒等——悉不能知。如佛元起难可得知，众生元起亦复如是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是故，世尊！无有作者，无有受者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因是作者、受者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间为有尽耶？为无尽乎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世间未曾尽、无所尽、无尽时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如以一毛滂大海水，能令尽不？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唯然能尽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大劫时，有佛名鸡罗婆，出兴于世，广说法教。尔时城中有离车童子，名一切世间乐见，作转轮圣王，正法治化。王与百千大眷属俱往诣佛所，顶礼佛足，右遶三匝，供养毕已，而白佛言：

『我当久如得菩萨道？』佛告大王：『转轮圣王即是菩萨，更无有异。所以者何？无有余人作帝释梵王及转轮圣王。若菩萨者，即是释梵转轮圣王，先作众多帝释梵王，然后乃作转轮圣王正法治化。汝已曾作恒沙阿僧祇帝释梵王，今作转轮圣王。』时王白言：『帝释梵王何所像类？』佛告大王：『释梵天王亦如汝今首着天冠，而彼端严则不及汝；如佛色像端严殊特，非声闻缘觉菩萨所及。如佛端严，汝亦如是。』

「迦叶！尔时圣王复问佛言：『我于久如当得成佛？』佛言：『大王！凡得佛者，时大久远。所以者何？假令大王舍其福德，还为凡人。而以一毛滂大海水，乃至将竭，余如牛迹，当有如来出兴于世，名曰灯光如来。应供、等正觉。时有国王名地自在，灯光如来为王授记当得作佛。汝于尔时当为彼王第一长子，亦俱授记。时彼如来当如是说：「大王！汝此长子从昔暨今，大海将尽，生为汝子。于其中间，不为小王，或为释梵转轮圣王正法治化。汝此长子勇猛精进如是。」地自在！菩提难得，以是因缘故说此譬。地自在！汝此长子有六万婬女——端正姝好，璎珞庄严，状如天女——弃之如唾。知欲无常，危脆不坚。「我当出家。」作是语已，信家非家，舍家学道。是

故，彼佛记此童子：「当来有佛，名释迦牟尼，世界名忍。汝童子名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，佛涅槃后，正法欲灭余八十年作比丘，持佛名宣扬此经，不顾身命。百年寿终，生安乐国，得大神力，住第八地，一身住兜率天，一身住安乐国，复化一身问阿逸多佛此修多罗。」』时地自在王闻子授记，欢喜踊跃：『今日如来记说我子，得八住地。』时彼童子闻授记声，勤加精进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是故，世尊！毛滂大海犹尚可尽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此义云何？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譬如商人计数金钱置一器中，其子啼时授与一钱，彼器中钱日日损减。如是，菩萨摩訶萨于大海水滂滂损减悉能知之，亦知余在，况复世尊于众生大聚尽而不知？但诸众生无有减尽，一切声闻缘觉所不能知，唯佛世尊乃能知耳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如汝所说，众生大聚无有尽时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众生般涅槃者，为有尽耶？为无尽耶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众生无有尽也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云何众生不尽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若众生尽者，应有损减，此修多罗则为无义。是故，迦叶！诸佛世尊般涅槃者，悉皆常住。以是义故，诸佛世尊般涅槃者，然不磨灭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云何诸佛般涅槃不毕竟灭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舍坏则为虚空；如是，如是！诸佛涅槃即是解脱。」

大法鼓经卷上

大法鼓经卷下

尔时世尊告大迦叶：「譬如有王能行布施，彼王国中多出伏藏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国王种种周给贫苦众生，是故伏藏自然发出。如是，迦叶！大方便菩萨广为众生说甚深法宝故，得此甚深离非法经——谓空无相无作相应经——复得如是如来常住及有如来藏经。

「迦叶！如麀单越，自然之食，众共取之，无有损减。所以者何？以彼尽寿，无我所想及悭贪想。如是，迦叶！此阎浮提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得此深经，书持读诵，究竟通利，广为人说，终不疲厌、不疑、不谤，以佛神力，常得自然如意供养，乃至菩提无乏无尽，除定报业。

「如持戒比丘不缓持戒，终身天神随侍供养。若彼能于如是深经乃至不起一念谤想，当得如来藏如来常住，常见诸佛亲近供养。如转轮圣王，凡所游行七宝常随。如是安慰说者所住之处，如是比经常与彼俱。如转轮圣王所住之处，七宝随住不住余处，其非真宝住于余处。如是安慰说者现在所住，如是比经悉从他方来至其所，诸不了义空相应经于余处住。如是安慰说者所住至方，此经常随；如转轮圣王所游之处，诸余众生随顺王者，作如是念：『彼王所住我亦应去。』如是安慰说者所住之处，如是比经亦复常随。如转轮圣王出于世时，七宝随出。如是安慰说者出于世间，如是比经亦随出现。如转轮圣王所有七宝，若失一宝，彼王寻求，必至宝所。如是安慰说者，为闻此经，处处寻求，要至经所。

「复次，如转轮圣王不出世时，诸余小王力转轮王，和合诸王各现于世。如是，诸方无人演说此深经处，余杂说者说诸杂经——所谓正不正杂经——彼诸众生亦如是随学。彼随学时，闻此如来藏如来常住究竟深经，心生疑惑。于安慰说者生恚害心，轻贱嗤笑，不生爱念，骂辱不忍，作如是说：『此将文笔，魔之所说。』谓为毁法，悉弃舍去各还本处，更相破坏犯戒邪见，终不能得如是比经。所以者何？安慰说者所住之处，此经随住故。

「尔时，世间多有众生见闻摩诃衍经而生诽谤。莫生恐畏。所以者何？五浊世时，正法损减，多有众生谤摩诃衍。如七家村中必出荼夷尼鬼。如是，比经所行之处，七人众中必有谤者。

「迦叶！譬如同戒之人相见欢喜。彼亦如是，各各毁戒，于说法众中闻是经时，更相瞻视，作戏笑言：『何者众生界？何者为常？』瞻彼颜色作是思

惟：『彼是我伴。』更相慈愍。如是作已，守性而住、守性而去。如婆罗门长者种性，生子习恶，父母训诫，曾不改悔。舍家而去，随逐恶友，鬪诸鸟兽，以为戏乐。如是展转，乃至他国，要结同类，共为非法，是为同行。不乐此经者亦复如是，见他诵说而反戏笑。所以者何？尔时众生并多懈怠，持戒宽缓，为法留难，彼诸同行相随诽谤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呜呼！真是恶时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至于尔时安慰说者，当如之何？迦叶！譬如城邑边近路之田，为诸人众象马侵食。彼时田主使一人监视，监视之人不勤守护，复更增足二、三、四、五、若十、二十、乃至百人。守者逾多，取者弥众。最后一人作是思惟：『如此守视非一切护，当善方便令无侵害。』即取田苗手自惠施，彼生感愧田苗得全。迦叶！若能如是善方便者，于我灭后能护此经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终不能摄彼恶人，宁以两肩荷负须弥至百千劫，不能堪忍听彼恶人犯戒、灭法、谤法、污法，如是诸恶非法音声。世尊！我宁属他为其仆使，不能堪忍听彼恶人犯戒、背法、远法、坏法，如是诸恶非法音声。世尊！我宁顶戴大地山海经百千劫，不能堪忍听彼恶人犯戒灭法，自高毁他，如是诸恶非法音声。世尊！我宁恒受聋盲瘖哑，不能堪忍听彼恶人毁犯净戒，为利出家受他信施，如是诸恶非法音声。世尊！我宁舍身疾般涅槃，不能堪忍听彼恶人犯毁净戒，蠡声之行而身行谄曲、口言虚妄，如是诸恶非法音声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汝般涅槃是声闻般涅槃，非为究竟。」

迦叶白佛：「言若声闻缘觉般涅槃非究竟者，世尊何故说有三乘——声闻乘、辟支佛乘、佛乘？世尊云何已般涅槃复般涅槃耶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声闻以声闻般涅槃而般涅槃，非为究竟；辟支佛以辟支佛般涅槃而般涅槃，亦非究竟；乃至得一切种功德一切种智大乘般涅槃，然后究竟无异究竟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义云何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譬如从乳出酪、酪出生酥、生酥出熟酥、熟酥出醍醐。凡夫邪见如初生乳，乳血共杂；受三归者犹如纯乳；随信行等及初发心菩萨住解行

地，犹如成酪；七种学人及七地住菩萨犹如生酥；意生身阿罗汉、辟支佛、得自在力及九住十住菩萨犹如熟酥；如来．应供．等正觉犹如醍醐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如来云何说有三乘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譬如导师勇猛雄杰，将诸亲属及余人众，从其所住欲至他方。经由旷野嶮难恶道，作是思惟：『此众疲乏，将恐退还。』为令诸人得止息故，于其前路化作大城，遥以指示语诸大众：『前有大城，当速至彼。』诸众悉见渐近彼城，各相谓言：『是我息处。』即共入城休息快乐，乐于中住不欲前进。尔时，导师作是思惟：『此诸大众得此小乐便以为足，羸劣休懈无前进意。』尔时导师即灭化城。彼诸大众见城灭已，白导师言：『此为何等？为幻为梦？为真实耶？』导师闻已，即告大众：『向者大城为止息故，我化作耳。更有余城，今所应往，宜速至彼快乐安隐。』大众答言：『唯然受教。何缘乐此鄙陋小处？当共前进安乐大城。』导师告言：『善哉当行。』即共前进。复告大众：『所往大城先相已现，汝当观察，彼前大城极甚丰乐。』以渐前行见彼大城。尔时导师告诸大众：『诸仁当知此是大城。』时诸大众遥见大城安隐丰乐，心得欢喜，各共相视生希有心：『此城为实？为复虚妄？』导师答言：『此城真实，一切奇特，安隐丰乐。』即告彼众：『入此大城，此则第一究竟大城，过此处已更无余城。』彼诸大众俱入城已，生希有心，心得欢喜，叹彼导师：『善哉，善哉！真实大智，大悲方便，哀愍我等。』

「迦叶当知，彼初化城谓声闻缘觉乘清淨智慧，空无相无作解脱之智；真实大城是如来解脱。是故，如来开示三乘，现二涅槃，又说一乘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若有说言无此经者，非我弟子，我非彼师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诸摩诃衍经多说空义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一切空经是有多说，唯有此经是无上说，非有多说。复次，迦叶！如波斯匿王常十一月设大施会，先食饿鬼、孤独、贫乞，次施沙门及婆罗门，甘饍众味随其所欲。诸佛世尊亦复如是，随顺众生种种欲乐，而为演说种种经法。若有众生懈怠犯戒，不勤修习，舍如来藏常住妙典，好乐修学种种空经，或随句字说、或增异句字。所以者何？彼如是言：『一切佛经皆说无我。』而彼不知空无我义，彼无慧人趣向灭尽。然空无我说亦是佛语。」

所以者何？无量尘垢诸烦恼藏常空涅槃，如是涅槃是一切句；彼常住安乐是佛所得大般涅槃句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离于断常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乃至众生轮回生死，我不自在，是故我为说无我义。然诸佛所得大般涅槃常住安乐，以是义故，坏彼断常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再转无我转我久矣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为破世间我，故说无我义。若不如是说者，云何令彼受大师法？佛说无我，彼诸众生生奇特想，闻所未闻，来诣佛所，然后以百千因缘令入佛法。入佛法已，信心增长，勤修精进善学空法，然后为说常住安乐有色解脱。复次，或有世俗说有是解脱，为坏彼故，说言解脱悉无所有。若不如是说，云何令彼受大师法？是故百千因缘为说解脱，灭尽无我。然后，我复见彼众生见毕竟灭以为解脱，彼无慧人趣向灭尽，然后我复百千因缘说解脱是有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得解脱自在者，当知众生必应有常。譬如见烟必知有火，若有我者必有解脱。若说有我，则为已说解脱有色，非世俗身见，亦非说断常。」

迦叶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如来不般涅槃示般涅槃、不生示生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为坏众生计常想故，如来不般涅槃示般涅槃、不生示生。所以者何？众生谓佛尚有终没不得自在，何况我等有我我所？譬如有王为邻国所执，系缚枷锁，作是思惟：『我今复是王、是主耶？我今非王非主。何缘乃至如是诸难？由放逸故。』如是，众生乃至生死轮回，我不自在；不自在故，说无我义。譬如有人为贼所逐，举刀欲害，作是思惟：『我今无力当得免此死难，以不如是生老病死种种众苦成就众生思想，愿作帝释梵王。』如来为坏彼思想故，示现有死。如来是天中之天，若般涅槃悉磨灭者，世间应灭；若不灭者，则常住安乐。常住安乐，则必有我，如烟有火。若复无我而有我者，世间应满实有我非；无我亦不坏，若实无我，我则不成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有者何耶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有者，二十五有众生行；非有者，无思之物。若非有是众生者，应从他来。设有思之物坏者，众生当减；若非有是众生者，则应充满。以众生不生不坏故，不减不满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我者，云何生彼烦恼诸垢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应以是问，问于如来。譬如金师见彼金性，作是思惟：『如此金性何由生垢？今当推寻生垢之本。』彼人云何为得本不？」

迦叶白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迦叶：「若尽寿思惟寻初因相，乃至无始得本际不？既不得本，亦不得金。若巧方便，精勤不懈，除彼金垢，尔乃得金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如是我者，生客烦恼。欲见我者，作是思惟：『今当推寻我及垢本。』彼人云何为得本不？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迦叶：「若勤方便除烦恼垢，尔乃得我。谓闻如是比经，深信信乐，不缓不急，善巧方便，专精三业。以是因缘，尔乃得我。」

迦叶复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有我者，何故不见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今当说譬。譬如初学，学五字句，界成句偈。欲先知义，然后乃学。当得知不？要当先学，然后乃知。彼善学已，然后师教界成句义，引譬示之，彼能听受。缘师得解界成句义故，则能信乐。如是，我今为烦恼藏所覆众生说言：『善男子！如来藏如是如是。』彼便欲见。当得见不？」

迦叶白言：「不也。世尊！」

佛告迦叶：「如彼不知界成句义，当缘师信。如是，迦叶当知，如来是诚实语者，以诚实语说有众生。汝后当知，如彼学成。」

「今当为汝更说譬喻，如四种众生界隐覆譬喻，所谓肤瞽覆眼、重云隐月、如人穿井、瓶中灯焰，当知此四有佛藏因缘。」

「一切众生悉有佛性，无量相好，庄严照明，以彼性故，一切众生得般涅槃。如彼眼翳是可治病，未遇良医，其日常冥；既遇良医，疾得见色。如是，无量烦恼藏翳障如来性，乃至未遇诸佛声闻缘觉，计我、非我、我所为我；若遇诸佛声闻缘觉，乃知真我，如治病愈，其目开明。翳者谓诸烦恼，眼者谓如来性。」

「如云覆月，月不明净；诸烦恼藏覆如来性，性不明净。若离一切烦恼云覆，如来之性净如满月。」

「如人穿井，若得干土知水尚远；得湿土溼知水渐近；若得水者，则为究竟。如是，值遇诸佛声闻缘觉，修习善行，掘烦恼土，得如来性水。」

「如瓶中灯焰，其明不现，于众生无用；若坏去瓶，其光普照。如是，诸烦恼瓶覆如来藏灯，相好庄严则不明净，于众生无用；若离一切诸烦恼藏，彼如来性烦恼永尽，相好照明施作佛事，如破瓶灯众生受用。」

「如此四种譬喻因缘，如我有众生界。当知一切众生，皆亦如是，彼众生界无边明净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一切众生有如来藏一性一乘者，如来何故说有三乘——声闻乘、缘觉乘、佛乘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今当说譬。如巨富长者，唯一子，随乳母行，于大众中亡失所在。长者临终作是思惟：『我唯一子久已亡失，更无余子、父母、亲属，若我一旦终没之后，一切财物悉取去。』于思惟顷，本所失子游行乞求，到其本家，而不自知是其父舍。所以者何？幼少失故。父见识之，而不言子。所以者何？虑怖走故。多与财物，而语之言：『我无子息，为我作子，勿复余行。』彼子答言：『不堪住此。所以者何？住此常苦，如被系缚。』长者谓言：『汝欲何作？』子复答言：『宁除众秽，放牧田作。』长者念言：『此子薄福，我当知时，且随彼意。』即令除粪。」

「其子久后见大长者五欲自娱，心生欣乐，作是思惟：『愿大长者时见哀纳，多赐财宝，以我为子。』作是念已，不勤作务。长者见已，作是思惟：『如是不久，必为我子。』是时长者寻告之曰：『汝今云何起异心想，不勤作务？』彼即答言：『愿欲作子，生如是心。』长者言：『善。我是汝父，汝是我子。我实汝父，而汝不知，所有库藏悉以付汝。』于大众中唱如是

言：『此是我子，我失来久，今遇还家，而不自知。我命为子，而复不肯，今日自求，为我作子。』

「迦叶！如彼长者方便诱引志意下劣子，先令除粪，然后付财。于大众中唱如是言：『此本我子，亡失来久，今幸自来，为我作子。』迦叶！如是不乐一乘者，为说三乘。所以者何？此是如来善巧方便。是诸声闻悉是我子，如除粪者今始自知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呜呼异哉！是声闻乘，何鄙之甚？实是佛子，而不识父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应如是学。若汝不堪呵责毁骂，则应舍离。彼后熟时，汝当知之。」

「复次，迦叶！声闻、大乘常相违反——世俗、无漏，愚痴、黠慧。」

「复次，迦叶！若谤此经者，应当摄取。所以者何？彼以谤故，舍身当堕无边黑闇。哀愍彼故，当设方便，以大乘法而成熟之。若不可治者，当堕地狱；若有信者，彼自当信；其余众生应以摄事摄令解脱。」

「复次，迦叶！若有士夫初得热病，不应与药及余众治。所以者何？时未至故。要待时至，然后乃治，二处不知是则败医。是故病熟，然后应治；若未熟者，要待时至。如是，众生谤此经者，过患熟时，深自悔责：『呜呼苦哉！我之所作，今始觉知。』至于尔时，应以摄事而救摄之。」

「复次，迦叶！如有士夫，度大旷野，闻合群鸟鸣。时彼士夫思是鸟声，谓有劫贼，异道而去，入空泽中，至虎狼处，为虎所食。如是，迦叶！彼当来世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于有我无我声，畏有我声，入于大空断见，修习无我，于如是如来藏诸佛常住甚深经典不生信乐。」

「复次，迦叶！汝所问我为阿难说：『有有有苦乐，无有无苦乐。』汝今谛听。迦叶！如来者，非有、非众生，亦不坏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云何？世尊！」

佛告迦叶：「如雪山下有出净光摩尼宝性。有人善知摩尼宝相，见相则知，即取持去。如炼金法消除滓秽，离垢清淨，随所著处，本垢不污。所以者何？譬如士夫持灯而行，随所至处闇冥悉除，灯光特明。彼摩尼宝亦复如

是，如炼真金尘垢不污，星月光照则雨净水，日光所照寻即出火。如是，迦叶！如来．应供．等正觉出兴于世，永离一切生老病死，烦恼习垢一切悉灭，常大照明，如彼明珠，一切不污；如净莲华，尘水不着。

「复次，迦叶！如来如是如是时、如是如是像类出于世间，随其所应，示现凡身，不为彼彼凡品生处垢秽所染，亦复不受世间苦乐。乐者人天五欲功德，彼即是苦，唯有解脱，究竟常乐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世尊！我自惟省，今始出家受具足戒，得比丘分成阿罗汉。当于如来知恩报恩——以如来昔日分我半坐；今日复于四大众中，以大乘法水而灌我顶。」

尔时，众中有持比丘色像仪式者、或持优婆塞色像仪式者、或持非优婆塞色像仪式者，倾侧低仰，一切皆是魔之所为。

尔时，阿难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今此大众离诸糟糠，坚固真实，如栴檀林。如是众中，彼云何住？」

佛告阿难：「问大迦叶。」

阿难言：「唯。善哉当问。」即问迦叶：「于此众中，彼云何住？」

迦叶答言：「彼愚痴人是魔眷属，与魔俱来。是故，阿难！我先说言：『不能堪任于如来灭后善巧方便护持正法，如善守田。』是故先言：『宁负大地』，广说如上。尔时世尊即告我言：『于我灭后，汝当堪忍护持正法，至于法尽。』我时白佛：『我当堪能四十年中护持正法。』时佛责言：『何以懈怠，不能护法至于法尽也？』」

佛告迦叶：「汝且求魔。若能得者，堪任护法。」

迦叶即以天眼观察而不能见。如舍卫国有一野人亡失其子，于大众中求子不得，疲乏而归。迦叶天眼于大众中求魔不得，亦复如是。即白佛言：「我不堪任求觅恶魔。」

如是八十诸大声闻皆曰：「不堪。」

复令贤护等五百菩萨——除一菩萨名一切世间乐见——推觅恶魔，亦复不得。

尔时，世尊复告迦叶：「汝不堪任法欲灭时余八十年护持正法。南方菩萨当能护持，汝当于贤护菩萨五百众中最后求之。」

迦叶答言：「善哉当求，求得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。世尊！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，则是其人。」

佛告迦叶：「汝往劝请，令觅恶魔。」

尔时，迦叶即与八十诸大声闻及贤护等五百菩萨，俱共劝请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：「汝童子！世尊所举，堪觅恶魔。」

尔时，童子于大众中白迦叶言：「我今堪任推觅恶魔。然有八十诸大声闻、贤护等五百菩萨摩诃萨，及文殊师利、观世音、得大势、灭诸恶趣、弥勒菩萨等，何故不觅，令我觅耶？宜令彼先，然后及我。」

迦叶谓言：「降伏恶魔为无福耶？」

答言：「迦叶！汝知有福，宜自为之；我今不能。」

尔时迦叶以此白佛。佛告迦叶：「此童子语为何所说？」

迦叶白佛：「童子说言：『先诸大德，然后及我。我是俗人，性复下劣。是诸大德、八十声闻、及贤护等五百上首，彼悉在先，然后次我。』」

时诸声闻及贤护等一切推觅，悉不能得——如彼野人求子不获——皆曰：「不堪。」于一面立。

尔时，世尊复告迦叶：「汝今闻此大法鼓经，于我灭后四十年中，当善护持如今正法，当击大法鼓、吹大法蠡、设大法会、建大法幢。然后，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于正法欲灭余八十年，当以五系缚彼恶魔及其眷属如缚小兔，广当宣唱大法鼓经、当击大法鼓、吹大法蠡、设大法会、建大法幢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当于何时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正法欲灭余八十年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欲见恶魔。」

佛告童子：「速以恶魔示诸大众。」

尔时，童子瞻仰世尊，即指示言：「观此恶魔，从异方来，如诸菩萨作比丘像，于众中坐。」

大众悉见，见被五系。

魔言：「童子！我于此经不复作碍。」如是三说。

尔时，世尊告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等菩萨众言：「摩诃迦叶已能于我灭度之后四十年中护持正法，汝等谁能于我灭后最后护法？」如是三说，无能堪者。

佛告大众：「汝等勿得起轻劣想。我此众中多有弟子，于我灭后能护正法、说此经者。贤护等五百菩萨最后一人——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——于我灭后，当击大法鼓、吹大法蠡、设大法会、建大法幢。」

尔时童子即放弊魔。

时诸大众语童子言：「汝已授记。」

尔时，世尊复告大迦叶言：「今汝迦叶！如守田夫无善方便，不能堪任护持此经。今此童子闻此经已，能善诵读，现前护持，为人演说，常能示现为凡夫身，住于七地。正法欲灭余八十年，在于南方文荼罗国大波利村善方便河边迦耶梨姓中生。当作比丘持我名，如善方便守护田苗，于我慢缓懈怠众中离俗出家，以四摄法而摄彼众。得此深经，诵读通利，令僧清净，舍先所受本不净物。为说大法鼓经，第二为说大乘空经，第三为说众生界如来常住大法鼓经，击大法鼓、吹大法蠡、设大法会、建大法幢。当于我前被弘誓铠，尽百年寿常雨法雨，演说此经。满百年已，现大神力示般涅槃，说如是记：『释迦牟尼佛今来至此，悉当瞻仰，恭敬礼拜。』如是，如来常住安乐，诸仁当观真实常乐，如我所说。」

尔时，空中十方诸佛皆悉现身说如是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如汝所说，一切皆当信其善说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菩萨成就几德能见如来常住不坏法身，临命终时现大神力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菩萨摩訶萨成就八功德者，能现前见如来常住不坏法身。何等为八？一者、说此深经心不懈怠。二者、说彼三乘三种之说亦不懈倦。三者、所应化者终不弃舍。四者、若僧坏者和合一味。五者、终不亲近比丘尼、女人、黄门。六者、远离亲近国王及大力者。七者、常乐禅定。八者、思惟观察不净无我。是为成就八种功德。

「复有四事。何等为四？一者、善能持法。二者、常自欣庆：『善哉！我今所作快乐大善。』三者、能自归依，作是思惟：『我得善利。』四者、于如来常住决定无疑，日夜常念如来功德。

「以是因缘，现前得见常住法身现大神力，然后命终。

「迦叶！如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随所住处城邑聚落，我为是等示现法身而说是言：『善男子！善女人！如来常住。汝从今日常应受持读诵此经，为人解说，作如是语：「当知如来常住安乐，正心悵望勿为谄曲；当知世尊如是常住，净悵望者我当现身。」』汝大迦叶当信、当审，若不如是修行法者，何由见我？云何能得神通示现？如我为声闻乘说，比丘能舍一法者，我为保任得阿那含果。谓彼所行功德成就亦复如是。如我先说持戒比丘，终身天神常随供事，是故汝等勿贪利养，当修厌离住身念处。

「复次，迦叶！持我名比丘常令僧净。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为云何？」

佛告迦叶：「行摄取时，满足犯戒贪乌之众，如彼巧便守护四法。贤护等五百菩萨先不堪任，是等今者犹故不堪于我灭后最后护法。持我名比丘行摄法时，摄诸宽纵懈怠比丘，习近供养，与其经卷，消息将护。如养牛法，知可伏时，然后调伏。若摄取调伏而不改者，则便弃舍，不令毒箭涂伤善净。彼复当作如是思惟：『莫令净行比丘因彼犯戒。彼说非法、行恶行者，不应致敬共同法集布萨自恣羯磨僧事，悉不应同。』如王摧敌，彼亦如是。如是方便调伏彼已，于百年中常雨法雨、击大法鼓、吹大法蠡、设大法会、建大法幢、示大神力，命终涅槃。过千佛已六十二劫，经百千缘觉及八如来般涅槃后，乃成佛道，名智积光明如来。应供。等正觉。彼时持我名比丘者，即是一切世间乐见离车童子，当于此土成等正觉。

「迦叶当知，无上菩提，如是难得。迦叶！为是凡人所能得不？」

迦叶白佛言：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佛告迦叶：「一佛国土一佛施作佛事，第二、第三亦复如是。如一芥子中有众多世界，周旋往返而不自知。谁持来去？谁安我此？随所应知，随顺为作。如是，或有知我者、或不知者。此一世界耆闍崛山中，有释迦牟尼佛，即于此中有阿逸多佛；于此世界或现劫烧、或现说法，如是奇特，甚为希有。复有何等最上奇特？谓一切世间乐见童子不于凡俗家生，其所生家悉是菩萨。迦叶当知，彼供养给侍者，悉皆欢喜，宗亲爱念，皆作是言：『我种姓中有如是人生。』此诸人等，一切皆是我之所遣。迦叶当知，彼菩萨摩訶萨，若余四众为作眷属，悉闻说此大法鼓经，一切皆当得无上菩提。」

「迦叶！我于过去久远世时，在毘舍离城作转轮王，名难提斯那。尔时，毘舍离城如四天王下阎浮提、如忍世界，其余天下亦复如是，如是三千大千世界。我时寿命不可思议。我作如是转轮圣王，行阿僧祇殊胜布施及诸功德，持戒清净修诸善行，合集如是无量福德。若善男子、善女人闻说一乘大法鼓经，戏笑而往，乃至一念，所得功德胜前福业，不可称记，算数譬喻所不能计。如有呪王名曰焰照，一说此呪，四月善护。迦叶当知，世间凡呪势力如是，何况一读大法鼓经而力不能尽寿为护？是故，有能供养此经者，是诸众生为无上菩提作决定因，乃至究竟菩提不离是经。」

时诸大众同声唱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甚奇，世尊！今此童子当为持佛名比丘，若般涅槃者，祇洹林神无所依怙。所以者何？彼从南方来至佛所而般涅槃。」

佛告大众：「彼亦不来，我自往彼，示现其身，先遣此经，然后乃往。所以者何？若此经不往至彼手中，则彼生退心。若彼有众生应调伏者，我与大众往往其前。彼见我已，当即还往迎，便般涅槃，随其所欲度众生处而般涅槃。」

「尔时，天帝释子，名阿毘曼儒，当乘神通而来至此。彼虽幼少，真心清净信乐大乘，唯独一人无有俦匹。于天人中持此大乘甚深经典，是故彼为说解脱因，得授佛记。时诸大众同声说偈：

「『奇哉！一切， 世间乐见。 为比丘像，
 击大法鼓， 护持佛法， 令得久住。
 般涅槃后， 世间虚空； 彼灭度后，

无与等者。 如是比丘， 世间难得，
能为世间， 说究竟道。』』

尔时，迦叶、阿难、贤护菩萨等无量大众，闻佛所说，欢喜奉行。

大法鼓经卷下

【经文信息】大正藏第 09 册 No. 0270 大法鼓经

【版本记录】CBETA 电子佛典 Rev. 1.21 (Big5)，完成日期：2009/04/23

【编辑说明】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（CBETA）依大正藏所编辑

【原始数据】萧镇国大德输入，维习安大德提供之高丽藏 CD 经文，毛佩君、廖予安大德提供新式标点，其他

【其他事项】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，详细内容请参阅【[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](#)】
